

書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

紀廣家世世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

孝文帝十四年

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

如淳云非段酉巫商賈百工也

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

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

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

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

徒為上郡太守當是款叙匈奴入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云中後乃送上都也漢書誤解

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王騎郎也吳楚軍時

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徒為上谷太守匈奴印以合戰

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奄○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各服虔云中國人也為

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

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

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安木董芭輿服志云黃門丞王密近使聽察小天

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昆兵擊匈奴中貴

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還射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

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鳥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

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

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

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令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留匈奴
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
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
我為走令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
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也出護其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
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
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

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

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

郡太守為未央衛尉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一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

然亦遠斤

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

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亦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
 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
 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
 李廣程不識皆為各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
 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
 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
 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
 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
 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
 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
 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
 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
 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
 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

侯孫

孫灌嬰之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太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

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

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

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蘇林曰韓安國

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

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

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徐廣曰一作沒羽

視之石也因復

更射之終不能復八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

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

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

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

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

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

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士卒不盡飲廣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于射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

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有弩淵中。黃朱之子孟康曰。太公六韜曰。

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射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開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

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

盜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

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

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

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

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

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者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

中當各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

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

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

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

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

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

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

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

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

軍軍徐廣曰主爵趙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

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

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

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

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

數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

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

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

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案索超軍亡道或失道索

曰謂死人導引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

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遇前

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

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廣未對大

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

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
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
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
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
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偃又音許乾反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
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

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墼地索隱曰墼音人綸反
又音乃鍛反又音而

宣反安未瑤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
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
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
盜取神道外墼地一畝墓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

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

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

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
令其父恨其死乃擊傷大將

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氏
音尚人顏云

雍地形高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

故云上

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
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符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
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肅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
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
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

日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
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
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
百一十六里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
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
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
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
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
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
聞族陵毋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
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

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中忠實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李姚氏云桃李本

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援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若言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

祖名○索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

避居北野隨畜後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

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章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

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各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

終子國獯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

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

橐駝索隱曰韋昭曰皆肉似橐故云駝驢索隱曰按

驢特馬牝生羸○正義曰畜許又反馱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

文云馱馱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馱決蹄也發蒙記刻其母腹而駒徐廣曰似馬而青○索

隱曰說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文云駒駒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駒駒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索隱曰說

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也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

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

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

鐵柄音時年反○

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

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亶父亡走岐

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其

始作周國也

其

漢書增懿王
宣王事似不可
少

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

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大戎

按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大有二壯是為大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大又山海經云有犬夷戎之別種也

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豐鄩放逐戎夷

涇洛之地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海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

即涿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

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

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

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

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

王子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

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

豐鄩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

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豐鎬列為諸侯也始列為諸侯是後

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

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秦云秦築長城徙土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儋名諸兒也其後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其後二

政漢書
作鄭

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

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州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欲

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

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

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

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

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

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州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

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

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毛詩傳曰彭彭四馬兒朔方北方○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周襄王既居

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

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

維維邑當是之時秦秦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

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河音張洛在上郡馬

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為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圖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

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來

沮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也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步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鄒缺獲

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潞之間號

赤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

以西有繇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繇諸城秦州秦嶺縣屬天水郡緄

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混云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繇之戎徐廣曰在

天水繇音九○索隱曰地理志天水有綿諸道狄道應劭以

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繇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

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大荔徐廣曰後更名

邑城時為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索隱曰後更名

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

本紀屬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

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

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三城即大

荔三城荔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

力計反烏氏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

之故地後入戎秦惠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音項

王取之置烏氏縣也胸衍之戎徐廣曰案地理志胸

衍縣各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而晉北有

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樓煩之戎索

曰如淳云林胡即澹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樓煩縣名屬

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

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

故樓煩故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九或

虔云東胡烏九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緄

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
 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
 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
 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
 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
 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
 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
 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
 焉公奚巨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自代並

音傍

白浪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
 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
 北塞外下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
 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
 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關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
 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
 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郡
 ○正義曰按上谷郡
 今媯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
 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

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賈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

安八千里正南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

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爲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

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

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

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

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大遼水又度河據

陽山北假中徐廣曰北假地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

傳云五原北假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

膏壤殖穀也括地志云涼甘肅延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

然索隱曰案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黎孤塗單于

而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天之貌也言其

象天故曰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

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

也曰頭曼韋昭曰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頓音墨又如

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

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親

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請漢書也生少子而單

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

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

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

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

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

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

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

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

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

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

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

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

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

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

史記匈奴列傳卷一百一十九

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
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
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
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
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也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
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七穴也又云是地各
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
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
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
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
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
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
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
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
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河南
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
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
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
不改今延州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
散分離尚矣其出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

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
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彘王服虔曰谷音鹿彘音離左右大將左
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
書下呼衍法亦然裴氏所引據後漢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耆故
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
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蘭氏正義
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
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

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

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

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

以西接月氏氐寇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

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莩

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

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

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

城也在蔚州善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

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
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彘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安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

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

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

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城龍神故各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

三龍祠祭天神登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漢書音

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蹄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蹄林地

各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蹄林則服虔說是也

又韋昭音頗同然林鬱聲相近或以林為鬱也○正義曰顏師

古云蹄者遠林木而祭也鮮甲之俗自古相傳秋祭无

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遠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

校人畜正義曰計其法按刃尺者死坐盜者沒

入其家有小者杖也三蒼云軋輓也說文云軋輓也○正義曰顏

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

正義曰其坐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

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革曰匈奴近幸臣妾從

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舉

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

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

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

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

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
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
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葷昆新犂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
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
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
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
大寒雨雪卒之隨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
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

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

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
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

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反
安示青驪青色馬也

正義曰鄭玄云駝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
文云驪黑色

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

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

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

代

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
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
鄉索隱曰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
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
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
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
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
室女公王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

漢書不載

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
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
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
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安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安未
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償之君生
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
願立孤償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諸將曰以高帝賢
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
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
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
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

八史記匈奴列傳五十一

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擊手

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

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

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

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氏音文

奴將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

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

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烏孫呼揭徐廣曰揭音

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及其旁二十

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諸引弓之民并

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

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雲淺奉書徐廣曰雲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他

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馬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皇帝

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

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

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

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浚遺朕書曰右賢王

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

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

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

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

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

治錦袷袍各一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

案漢書作比疏一比音鼻小顏黃金胥紕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

帶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

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耶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見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感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綈正義曰音帝綠繒各四十四匹索隱曰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有遺單于後

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孝

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傳公主說不欲行

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

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

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昭

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都奉反○索

隱曰字林云湏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湏巨羗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許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及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

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音義曰穹廬音義曰穹廬音義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

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索隱曰詳漢書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

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

喋音謀利而佔佔昌占反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當所益○索

隱曰鄧展曰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溥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

念無為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

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爲麤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

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

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

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白丁反索隱曰

印音五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

即反使竒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

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

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候騎至

雍甘泉索隱曰佳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

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於是文帝以中尉

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

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索隱曰案表盧作審侯魏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

旅古今字異耳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

侯董赤

正義曰音赫

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

還不能有所殺匈奴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

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

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

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君雕渠難索隱

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

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

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溲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

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

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

養馬世世昌樂闡然更始徐廣曰闡音始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

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

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

故詔吏遺單于林蘄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
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
往細故俱蹈大道隋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跋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跋音岐又音企言蟲
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
息皆得其安也二二蒼蒼云蠕蠕動
貌音軟淮南云日比虫蠕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
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
放彼國逃亡虜遺之歸本國汝
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
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

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
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
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
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于軍臣
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
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
文後元七
年崩而二年谷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
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
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

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
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
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
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
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
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
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
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

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蘭奸音

蘭犯禁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

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令負馬邑財物乃

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

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

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

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見寇葆此亭

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尉史乃

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案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二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

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
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
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
音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
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
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也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
豕咄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
反蓋稚斜胡人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於
語近得其實單于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

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
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

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

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
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
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
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
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
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
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

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

罷漢兵徵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徵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無道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

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

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支音烟括地

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

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

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奴祁連焉支二山乃識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惜乃如此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祭天人也○索隱曰章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王山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王人浮圖金人是也子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

不與言匈奴傳

來品

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
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古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
其遺法立以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為祭天主也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

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

夏宗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

白山得胡首虜二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

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

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

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

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

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

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

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符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

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

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

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

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

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

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

內郡人民皆往充實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

渾耶漢書作昆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言亦從者凡十四萬匹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

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

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

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

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

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

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

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

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各一正義曰按翰海自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

一史言匈奴傳五十一

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義

日匈奴舊以苜蓿為王庭今遠徙苜蓿北更初漢兩將軍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

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打故也又魏壹

於事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

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

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

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

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

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

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

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

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

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

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

一史言匈奴傳五十二

卷五十二

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

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

客韋昭曰王使來客官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

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

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

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

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

而單于大怒立斬王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

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

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

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

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

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

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正義音致以來

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穉貉朝鮮

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萬

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

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問冒

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

遠去過大荒而擊大夏而又以公王妻烏孫王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

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

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

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

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

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

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及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

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

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

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

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

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

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

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

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

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

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

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

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

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大義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

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

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

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

留相當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

令因杆正義曰音于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太

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

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

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

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

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

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

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

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
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
求水匈奴聞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
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
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音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
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
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音韻又犁湖為單
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

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

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郭山中

至盧响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

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宥虜城按

即築城郭列亭至甯胸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

名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

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云漢

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二十里有漢遮虜郭強弩尉路博德

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郭即此也長老傳云郭北

百八十里直居延之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
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
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

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

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奴單于

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

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

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漢遣胡郎反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川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

漢復使因杆將軍救出西河與疆弩都尉會涿

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母所得又

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

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

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
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
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疆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說將步
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
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
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重大用反而
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
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
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
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

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

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兵之出

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

相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俱言貳師將軍家室族

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

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

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為

其切當世之文而罔廢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

者無也謂其

索隱曰案罔

案參彼已者即
兵法云知彼知
已也注似失之

無實而襲之是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

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求而務調

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拍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

微求一時權幸但務始其說以索隱曰案謂說者

自便其偏拍不參詳始利害也索隱曰案謂說者

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詩詞云彼已之席中國廣大氣奮

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與事業

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

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獫狁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裔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煙

爰自頓冒 尤聚控弦 雖空幣藏

未盡中權

列女傳第五十

史記百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我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

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

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

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生

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

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

賜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壽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

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

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

夫後子夫男第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

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

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

奴畜之不以為兄弟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

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

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母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

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

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

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無子姪大長

公主間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

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參取之

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

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

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

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

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

龍

安國也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
 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
 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
 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
 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
 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
 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
 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

白羊樓煩玉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以

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

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

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桑田語也青校尉張次公

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索隱曰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

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

也故典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令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

雲中郡之西河也。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

玄田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

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山

焉東經入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

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各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軍虛執訊獲醜口問之知虜處復得衆類也驅馬

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

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

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

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遊擊將

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

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

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

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

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

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

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

然音頻 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

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

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

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天子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

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浪反為宜

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

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

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

青子在緘綵中正義曰緘長尺二寸闊八寸未有勤

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

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

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

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

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

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安非邑地

合驃騎故云合騎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

若冠軍軍從驃然也至匈奴右賢王庭

為麾日窳渾塞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下搏戰獲王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頰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

徐廣曰窳宜作窳音

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窳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

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

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

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

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

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

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列將軍翕侯趙信為前

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

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

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

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

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

人降為翕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餘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

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

張晏曰正

軍正也閔

名長史安正義曰律都軍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等

徐廣曰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閑安
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
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
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
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
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
謂所居曰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行天下所奏
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

漢書霍仲儒先
与少兒通此略

大將軍

當時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妹子霍去病徐
所在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
顯鵠勁疾之貌也票音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
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於是天子曰剽姚校
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
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
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
顏云比顯也案下既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
云再無容更言顯也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二百戶封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三禽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竇丹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竇丹乘為東海都尉張騫

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

父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塞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

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草莽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

踰烏盩漢書音義曰音庚山各也討遼濮索隱曰遼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各案下有

是國名也趙撲王則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

懼者弗取又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冀獲

單于子徐廣曰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單于子徐廣曰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

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

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

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

也屠音諸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

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

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

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

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

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

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

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山間餘眾保南山遂號

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

也恐非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平籛得單于單桓

酋涂王此文省也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

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正義曰音律也

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

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

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

正義曰速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

一人索隱曰漢書依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

即匈奴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二百三十

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

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

匈奴以為驃索隱曰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

案二人並匈奴人也索隱曰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

戰故宜冠從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索隱曰案

明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

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

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反謂然亦敢深入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

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

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

日案謂先於邊境要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
候漢人言其欲降

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

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

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

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

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

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

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

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

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

庇為輝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篇言○索隱曰漢書雁鳥作離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復反案漢書功漢表

元狩二年以輝渠封僕明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雷陽未詳所以○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添禽黎為

河基侯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梨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

此文云銅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

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

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僬騃晉灼曰僬音欺誰又○索隱曰說文僬作越行

疾貌悍音胡曰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

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

爰及河塞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何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庶幾無患

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
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
塞外又在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
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
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
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

步兵轉者踵軍

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

數十萬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

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

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

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

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

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

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

兵法曰有中者有蓋
謂之武剛車也
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

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

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

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

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

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上音值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

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不

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

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

城徐廣曰寘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

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

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

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

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犬將軍軍入塞

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

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祿

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

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

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

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

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

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

曰所降土有材力者以

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以

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

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轉擊左大將索隱曰

名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濟

弓間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獲屯頭王漢書音音義

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將軍相國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

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

以祭天也除地曰禪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

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

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

不絕索隱曰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

錯不失期從至檣余山索隱曰檣斬首捕虜二千

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

尉邢山徐廣曰一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

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

刺並音專小顏音之充反軒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

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騎破奴

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姑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

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

曰敢李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軍吏卒為

廣子也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

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

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二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

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

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

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

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

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智重

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

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

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

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

以毛毬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

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

正義曰按是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

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

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

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

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

者也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

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今為冢象之以旌功也

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

冢上有豎石前有石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栢侯蘇

馬相對又有石人也

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

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

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

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

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

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謚為烈侯子伉代為

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

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

曰景武謚也栢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關士

服遠曰栢○索隱曰案景栢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

士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

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栢也

索隱曰嬪

音市戰反

音市戰反

音市戰反

音市戰反

音市戰反

朝鮮擊走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

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各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

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

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

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

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

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將將者十

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

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

將軍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

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

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

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

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南窮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

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

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了徒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

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

歲

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

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

化縣是慶州弘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

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

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

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

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

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

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

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

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

下吏當斬詐死三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擊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沮姐豆之組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

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

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

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役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計

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役相縣也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

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

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領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侍中

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

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

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刺姚校尉

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

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

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

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北

河

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
 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
 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
 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
 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
 至匈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三年擊虜樓蘭王
 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三年為浚稽將軍
 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
 騎圍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

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
 年四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校屬為五侯凡
 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
 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

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
 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

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
 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

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勿揔戎行 妹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營斯僭 取亂彝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

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字

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

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

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

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

為不能弘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

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

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竒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

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

二歲中

徐廣曰云一歲

至左內史弘

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取逆上弘廼謝
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餘弘無以應弘廼謝
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
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
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
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相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

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

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

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

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

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

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

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

百五十戶為平津侯弘為人意思索隱曰外寬內深謂弘外

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

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
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故人

陰

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

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

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
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王填
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
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五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
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
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取近乎勇知此三

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
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出
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

兼文武厲賢予祿

徐廣曰厲一作廣也

量能授官今臣弘罷

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

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

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

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

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

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

言道遇亂時則上武也

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
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
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

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廼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

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

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

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

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

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

學易春秋百家言游燕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

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

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

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

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

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

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

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
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
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
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

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
索隱曰靡音麻亦弊猶涸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鹹鹵薛贊曰其地多水
澤又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
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腫徐廣曰腫

在東萊音繼○索隱曰睡音逐瑞反注音繼其音同也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
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
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
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
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
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
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
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
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
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
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
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
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

故尉佗章邯得

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
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
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
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
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
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

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
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
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
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
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

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

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各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替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十

天

子仍字有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鑄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

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

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

北攻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

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他趙他音睢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

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章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滅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棘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滅州地名即古滅陌國也音紆廢反

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

龍燔音煩燔燒也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

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

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

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

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

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作史記

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募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

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

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

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
二年始令諸
侯王分封
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
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
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
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蓋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
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
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
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

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
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
事以快意也暴
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
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
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
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
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
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

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浹孔車徐廣曰孔車浹人也沛有浹縣索隱曰浹戶交反車尺奢反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又

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爲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案廣

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

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

未有若效丞相平

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沒黠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

而可

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

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符二年竟以善終至相
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
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
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
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
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

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

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

遠迹羊豕之間

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

索隱曰又安又理也

府

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

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

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績以為榮飾也

見主父而歎

息

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

羣臣慕嚮異人

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

迷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作名也姓

趙作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各後更為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

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

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

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二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南以謫徙

民索隱曰謫音陟革反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

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

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

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器音五乃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

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

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

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道越道自

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

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

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行南海尉事

索隱曰服虔云置詔詔書使為南海尉置益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二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

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結

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湟今本有湟湟及湟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

經云合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

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

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

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

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
 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
 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
 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
 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蜀河內音林間會昌者涇士卒大疫兵
 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
 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王交趾九真

郡即驪駱也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
 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
 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定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
 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
 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
 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
 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

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

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

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

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

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

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

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

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徐廣曰自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

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作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

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與師遣

兩將軍往討閩越

索隱曰王恢韓安國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

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

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兵討閩越死

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

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

先生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

語入見

索隱曰漢書悅作怵
韋昭云誘怵好語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

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

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

立即藏其先武帝壘

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借號之壘也

嬰齊其入

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與

徐廣曰一作典○索

隱曰穆音紀虬
反穆姓出邯鄲

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與

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

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

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

與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末為嬰齊姬時嘗

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

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

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勇士魏臣等輔其缺

徐廣曰一作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

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

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

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二歲一朝除邊

關於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

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
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
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
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
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
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
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韋昭曰特
胃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章昭以介為特介者間也以言間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
謀誅嘉等使者皆東

詩為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
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鎡嘉以矛韋昭曰鎡撞也○索隱曰案字林鎡音七
凶反又吳王濞傳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舍去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
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
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

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郊。壯。士。徐廣曰縣屬汝州郊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與王太后弟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而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祁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

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 其子廣德為龍元侯

索隱曰案龍元屬譙國漢書作龍侯服虔作平晉灼云龍古龍字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議臣不討賊今

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

徐廣曰淮一作匯也 樓船十萬師

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 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

軍出桂陽下匯水

徐廣曰一作湟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

劉氏云匯當作湟漢書云下皇水也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

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越人為侯 為戈船

下屬將軍

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六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為名也應劭曰賴水流涉上也璜曰伍子胥 出零陵或下離

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水

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 或抵蒼梧

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正義曰夜郎國州以南是 下牂柯江

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 咸會番禺

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

門

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二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得越船粟因推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本皆樓船之

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
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
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
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
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
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曰為遲旦謂待明也
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維遲待也亦犁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
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
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

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都越之郎官都

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表屬蜀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

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傑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索漢功臣

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

姓居名諭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挑侯揭陽令為安道皆得為侯

皆屬南陽音遼女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

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

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

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伏波將軍益封

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
五世九十三年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
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毆駱相攻南越
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繆女
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
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馳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二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

旻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騶是上云駱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已并天

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

曰小類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

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

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

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治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

都東甌徐廣曰今

之求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

今猶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

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

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

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

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

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大

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

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

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

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

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

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跽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

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

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

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

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云入海皆曰善即鏃殺王索隱曰劉氏鏃音窻鏃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耘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

軍

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利莫大焉乃以便冢案兵告大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

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

也丑名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

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

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

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

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

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

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

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

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元鼎

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

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

白沙武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梅嶺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

陽共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

刻武帝爾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

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

王温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

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正義曰越州有

白沙東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

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斬徇

北將軍為禦兒侯案漢書音義曰今禦兒侯在蘇州嘉興

故閩州

縣南七十里
臨官道也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

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

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

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

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

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

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

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繚婁縣名

服虔嬰音瑩劉伯莊音紆營音友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

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

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

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

多阻闔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

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

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

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

猶尚封為萬戶封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

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駱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昆水冽水汕水三水合為冽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朝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山一音汕

朝鮮

正義曰朝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襄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

王滿者

故燕人也

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

自始全燕時嘗

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朝鮮為置吏

筑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泚音滂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

泚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海泚縣西入海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

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

東走出塞渡浪水居秦故空地上下索隱曰案地理志樂

浪有雲郭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

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

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浪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

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

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

地志云朝鮮高驪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

新羅國六百里北至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所誘

鞞鞞國于四百里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

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哭反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

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浪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即

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

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

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

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

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

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
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
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
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
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
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
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

帥古云四人足
谿相參一人也
尋下之可見

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
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
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啞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我
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啞
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
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啞一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
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啞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
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巴又反

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

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

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者也封參為瀋清侯

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音獲陰為秋直侯韋昭曰屬渤海。索隱曰秋音秋首音子餘反

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幾縣名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

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

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

乃反見疑苟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

莫侯矣

索隱述替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羗 涉河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

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漢為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其西靡莫之屬去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以什數

滇最大

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舊太守所

理也○正義曰昆州即州等本滇

自滇以地君長以什

數其外

最大此皆魁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魁漢書作椎音直

追反結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

至標榆

韋昭曰在益州標音葉○正義曰上音標標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標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

生正名爲嵩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嵩唐縣○索隱曰崔浩云嵩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

○正義曰嵩音隨今舂州也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

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嵩昆明之俗也母常處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祿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祿

音昨在越嵩○索隱曰服虔云徙祿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祿

縣在越嵩○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祿州本西蜀徼外曰

猶羌嵩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山本名邛祿

山故邛人自祿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

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云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

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

夷七羌九蠻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

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皆氏類也此皆

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

正義曰其略反郎州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爲盜者蹻

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

更淺狹有似到流故謂滇池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

流故謂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

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頽音略通

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如

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

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笮馬楚僮正義曰今益州南戎髦牛以此巴蜀殷

富索隱曰韋昭云楚屬犍為音蒲建元六年大行王恢

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

番正義曰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

一作蒟音窶駟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

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

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

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士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

辛似薑不酢劉說片也廣志云枸反蒙問所從來曰道

西北牂牁牂牁江正義曰崔浩云牂牁船棧也常氏

華陽國志云楚項襄王時遣莊躡伐

夜即軍至且蘭極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廣數里出番

即以曰蘭有椽船柯處仍改其名為牂牁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

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

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

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

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

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

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

楚漢書

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笮

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

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

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

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棘道指犍柯江索隱曰

浩云犍柯擊船筏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犍柯江也蜀人司

馬相如亦言西夷印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

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

相讓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

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

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

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

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

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

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韋昭曰印

蜀嶺曰印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南身毒國

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

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

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

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榆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索隱曰榆謂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榆剽。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徐廣曰捷為。牂牁越雋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卒為七郡。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躋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浸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邛笮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五十六

史記一百十六

王治西南夷... 索... 史記一百十六

商... 史記一百十六



書